

第五章 〈女性主義縱橫政治〉¹及其實踐：以台灣邊緣同志為例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林津如副教授

原著作者簡介

Nira Yuval-Davis是一位猶太裔的女學者，在英國東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教書，擔任「移民、難民和庇護所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Refugees and Belonging, CMRB)」主任。她是當代很有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研究興趣為性別與國族(gender and nation)，特別從性別的角度深入處理幾個具有創新性的理論概念：如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歸屬的政治(politics of belonging)、性別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身分認同與社會行動等。近年來她的研究專注於戰爭衝突下的女性，亦為性別與國族研究的延伸。

她對於理論的貢獻來自於她以跨國女性(特別是流離的移民或戰爭衝突下的政治庇護者)多重複雜的身份為研究與論證的起點，深化了黑人女性主義的交織政治概念；也因為她的理念概念均有深厚實証經驗的基礎，可運用於第一線的婦女組織工作。學術與社會參與對她而言，是一體的兩面。在學術方面，她曾擔任2005年國際社會學會的族群研究委員會的主席，同時也是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交織政治」系列叢書的編者。社會參與上，她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關懷戰爭衝突區域和基本教義派統治下婦女處境，同時擔任世界人權組織，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聯合國終止婦女暴力特別委員會之諮詢委員或專家。本章所導讀的文章就是Yuval-Davis針對聯合國婦女組織工作而寫的文章。

導讀人簡介

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擅長於性別與移民研究、漢人父系家庭研究、交織理論。在英國求學時，認識Yuval-Davis並加入她的幾個博士班學生組成的性別與族群讀書會，共同探討交織政治，將此概念推廣應用於多重關係研究、移民研究及邊緣同志運動。回台任教之後，積極投入性別與族群交織的組織工作。2005年至2009年間，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南部辦公室密切合作，陪同新移民女性一起進行移民與多元文化課程之講師培訓。她也是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小組之南部原住民拉基部落工作隊發起人之一。2009年四月協同南部幾個具性別觀點之原住民組織工作者，推動成立南方部落聯盟，並於2009年八月莫拉克風災後，投入災後救援與重建工作。

¹ Yuval-Davis, N "Human/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t Transversal Politics." *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Ed. Myra Ferree and Aili Mari Tripp. NY: New York UP, 2006. 275-295.

被導讀文章摘要

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於西方歐美國家，而後帶入聯合國，成為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的重要平台之一。在此平台上，姊妹情誼在跨國情境下開展，對各國婦女權益產生影響。但南方與北方、被殖民者與前殖民者的相遇，卻也不斷地在跨國實踐中產生張力。Yuval-Davis〈女權即人權：女性主義縱橫政治〉這篇文章即在此跨國脈絡下，以縱橫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的角度，檢視聯合國跨國女性主義實踐中產生的問題。

本文提出縱橫政治的理論概念，特色及實踐的精神，用以檢視聯合國的女權及人權論述。Yuval-Davis強調，縱橫政治不同於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縱橫政治強調多元交織多重身份的可能性，認同政治則強調單一認同與二元對立。縱橫政治打破身份、認同與社會價值三者之間的連結性，運動內部的主體得以自由表達多元的聲音，彼此互相對話學習，超越既有的身份認同，產生不同位置之女性團體互相合縱連橫策略性集結的可能性。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建基於具有共同知識論的對話群體之中，強調不同經驗立場位置主體之對話(dialogue)。Yuval-Davis認為對話須紮根於具體的經驗(rooting)，透過對另一個群體的傾聽及想像，而能夠產生置換(shifting)的效果，使不同位置的主體彼此形塑、相互改變。最後，她針對聯合國脈絡下的跨國女性主義工作提出批判，她認為「女權即人權」的聯合國人權論述有時變成第一世界處罰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具，過度強調法律權及公民權，忽略女性的社會權、文化權與經濟權，產生過度專業化、菁英化及「由上而下」(top down)的危機。另一方面，「由下而上」強調婦女能力建構及人身安全的經濟取向，則也有可能掉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邏輯，再度陷入經濟發展困境。

本文摘要

跨國女性主義在理論上解構認同政治的單一認同，強調要聆聽多重交織的複雜主體經驗，尊重文化特殊性，但後現代的思考又往往導致行動的困境。在跨國脈絡中如何兼顧多元主體的需求，同時又能兼顧行動的可能性？

這篇導讀文章旨在介紹Yuval-Davis「女性主義縱橫政治」的理論、精神與特色，並探索它如何能為台灣跨國女性主義實踐帶來一線曙光。本文介紹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的脈絡與背景，而後引入縱橫政治的精神、理論與知識論基礎。第二部份將重點帶入女性主義縱橫政治的主要概念與特色，與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認同政治相對照以顯示其差別，期許讀者能夠理解女性主義縱橫政治之精神及其實踐的潛力。最後，我將以己身運用縱橫政治在台灣從事邊緣同志口述歷史之實踐經驗，闡釋與說明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在台灣實踐之可能性。

跨國女性主義實踐與聯合國

第二波女性主義源自於西方歐美國家，而後婦女權益的概念被提到聯合國(UN)之中，成為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的重要平台之一。1994年聯合國將婦女權益列為人權指標之一。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各國婦女代表齊聚北京發表《北京婦女行動綱領》，爾後第三世界婦女組織大量運用聯合國婦女權益宣言及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公約(CEDAW)以推動婦女人權。聯合國讓不同地方的女性實踐能交流對話，它也提供法令支持，讓各國女性團體能在國際人權論述之下提倡婦女人權。這平台非常重要，若無此平台，許多在地婦女團體無法說服國家支持女權。

姊妹情誼在聯合國的跨國情境下開展，直接對各國婦女權益產生影響。但南方與北方、被殖民者與前殖民者的相遇，卻也不斷地在實踐過程中產生張力。例如，1985年聯合國奈洛比婦女大會，南方國家批評北方婦女運動，認為歐美女性主義概念宰制了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在國際脈絡下進行女權工作也具高度政治性，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或制裁伊朗，這樣的政治氛圍影響聯合國決策，該國女性的處境也會隨國際情勢起伏。除此之外，全球經濟風暴、新自由主義市場、或不同宗教之間的對立等，都會影響女性主義在地實踐。這些議題便是《全球女性主義：跨國婦女行動主義、組織連結及人權》(*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所處理的主題。本篇導讀文章Yuval-Davis〈女權及人權：女性主義縱橫政治〉是其中的章節，從縱橫政治的角度檢視聯合國跨國女性主義實踐及其產生的問題。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在政府積極爭取參與國際事務及國內女權運動者的推動之下，也持續藉用聯合國的女權即人權論述推動國內婦女權益，同樣遭逢Yuval-Davis所提及的問題。不過我選擇導讀這篇文章目的不是為了探討聯合國人權／女權論述，而是為了引介「女性主義縱橫政治」(feminist transversal politics) 這個理論概念。

Yuval-Davis 與交織理論

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強調紮根於經驗，於是我先介紹Yuval-Davis的身份背景。Yuval-Davis是英國著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現居於倫敦的猶太裔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性別與國族」，擅長的理論為「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Yuval-Davis 以猶太裔離散女性主義學者的身份探討性別與國族的交織，對於交織理論有極重要的貢獻。自從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國之後，形成非常複雜的國族情境。巴勒斯坦人已在那塊土地上生活了數千年，而後有另外一群人突然到此畫地建國，埋下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因子。在此複雜政治情境之下，族群關係異常緊張，性別關係與國族認同就交織影響著婦女處境。Yuval-Davis 的名著《性別與國族》(*Gender and Nation*, 1997)就處理這個張力，探討女性如何被國族化或國族論述如何用性別化的方式勾勒女性。² Yuval-Davis 在英國時，以英國黑人女性主義的角度發展「三重交織」(triple

² 在台灣也有複雜的族群關係，但大多數人的概念都停留在類別化的認知：外省人或本省人，或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等。這種分類方式是「方格式」的，一個人只能屬於一個類別，在方格內打勾，這也是一種「加法」的理解。用類別式的思考，外省人就等同外省男人，本省人就等同台灣男人。類別化認知會限制思考，外省人如何可能是女性？台灣女性又跟族群有什麼關係？類別化的思考之下，談族群就是關於男性，談

oppression) 的概念，而後與 Floya Anthias 合寫了《族群化的界線》(*Racialized Boundaries*) 一書，為此概念奠下重要基礎 (Yuval-Davis, 2005)，也在英國成為深化「交織性」的重要理論家。

Intersection 英文原意指交會點，十字路口，黑人女性主義者用此譬喻來說明多重壓迫的概念 (Crenshaw, 2001)。19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開始討論女性議題，關注家務分工、愛情或婚姻家庭等範疇。1980年代之後，黑人女性主義者挑戰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者的論點，她們認為單純討論性別，無法貼近多數處於社會底層受族群與階級壓迫之苦的黑人女性經驗。她們強調性別必須與種族、階級等其他不同軸線的壓迫同時被討論，是為交織性。她們主張，在多重社會力同時運作下，一個人不只具有性別身份，同時有族群身份，階級身份，或性傾向身份等。白人女性主義者的性別身份可能處於被壓迫的劣勢，卻也同時具備階級優勢。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壓迫者以及被壓迫者，多重身份同時交織運作，這個交織性就是黑人女性主義的核心概念。

交織性不是加法。³ 交織性是多重作用力同時作用，經驗會產生質變，性別壓迫乘上種族壓迫，移民婦女或黑人女性展現出完全不同於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的經驗與視角 (Yuval-Davis, 2005)。以家庭為例，白人女性主義視家庭為性別壓迫的根源，但對於長期受到奴役歷史的黑人女性來說，家庭的完整意謂著族群空間的維護，也是她們形塑自我認同為黑人的一部份，雖然黑人女性也會討論家庭內部的性別壓迫 (Collins, 2000)。

隨著後現代主義的發展以及多元差異的重視，交織性已成為當前性別研究與跨國女性實踐的熱門議題，但誤用情形也很多 (Yuval-Davis, 2005)。這一篇文章，承續著交織性的理論化，Yuval-Davis 用「縱橫政治」⁴ 來勾勒跨國女性主義的精神與特色，特別是它如何與 1970年代以來的「認同政治」有著認識論上的差別。下節先介紹 Yuval-Davis 眼中的認同政治。

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性別就是關於女性，若要既族群又性別，就造成分析上的困境。這時候交織的思考就很重要。交織性才有辦法同時探討族群及性別。用交織性檢視客家女性經驗，我們可以探討性別發生什麼作用？族群如何影響？階級又使得她的經驗有特殊性？在這幾個不同的壓迫層面之下，我們才有辦法理論化不同族群女性的經驗，探索她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國族/階級/性別情境之下，她的生命跟這個複雜多元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³ 加法的概念是：性別+階級。每一個類別是一個項目，個別加總起來就等於全部。假設每一個身份代表一種壓迫，每一項壓迫計分十分，那麼用加法來計算壓迫：A是女人，又是勞工階級，A有二十分的壓迫值。B是女人，但中產階級，所以B只有十分的壓迫值。A受的壓迫大於B。

⁴ Transversal，在幾何學上來說，是兩條平行線被一條橫線交叉過去的去交會點。Transversal Politics，有些書（如中國簡體版性別、民族與女性主義）翻譯成橫向政治，但我認為「橫向」這個譯法，沒有點出直線與橫線交會的概念，我改譯成縱橫政治。Transversal 與 Intersection 在英文意義上，同樣意指交會點，所以 Transversal Politics 其實也可以譯成「交織政治」。我一度曾想把黑人女性主義發展出的交織性稱為交織理論，把 Transversal Politics 譯為交織政治。前者對應理論概念，後者對照實踐的政治，這樣也可以映照出 Yuval-Davis 把這兩個詞分開使用的做法。最後，我考量到 Transversal politics 源自歐洲左派政治傳統，Intersectionality 則源自歐美黑人女性主義者生命經驗，雖然相近，但歷史不同，若同樣用交織理論 v.s. 交織政治，恐怕無意中同化統合了這些概念，且模糊了兩者均含理論與實踐之雙重性。因此最後決定把 Transversal Politics 翻譯成縱橫政治，把 Intersectionality 譯成交織性。我在文中提醒讀者這兩個詞的親近性。

認同政治發展於1970年代左右，女性透過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 在團體中討論女性身體、家庭、情感與性的經驗，引發女性意識，建立姊妹情誼。姊妹情誼具有撼動人心的力量，因為女人在父權宰制下分裂，女性主義者認同：只要身為女性，每個人都有共同受到父權體制壓迫的經驗，所以女人應該支持女人。女性主義者提出「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號，強調所有個人自身的感覺跟經驗皆具政治性。1970年代以前，只有政黨政治、選舉等公眾之事稱為政治。1970年代以後，女性主義者論證所有女性身上經驗到的，無論大小，都是政治。房間裡面的事可以拿出來談，女人的身體、性與生殖器等也都是政治議題。換句話說，女性經驗從最私密的到最公眾的皆具政治性。以女性自身經驗為基礎，即具挑戰父權壓迫的政治立場。女性主義拓展了「政治」的意涵。

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建構了「認同政治」。在認同政治中，視所有成員皆具同質性，即使成員內部有不同階級或族群身份者，也可能被簡化成一個共同的身份，如「性別」。此論述認為所有女性均擁有共同的經驗，不論來自何方。女性主義定義中，不同背景女人均有共同的敵人，名為父權。⁵ 在認同政治中，所有的壓迫都是性別的壓迫，個別女人的經驗就等同於所有女人的經驗。個別的女性(individual) 也等於集體(collective)。所以A女可以代替B女發言，預設類別認同(categorical identity) 等於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因此享有同樣的社會價值(values)(導讀文章，p.277)。換言之，個人等於集體、身份認同等於社會認同，只要身份正確，同樣身份便具有共同政治價值。

邊緣團體的女性，如黑人、勞工或身障女性，以自身處於邊緣的經驗提出不同看法。她們認為，認同政治中的女性，往往具有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身體健全女性的優勢。⁶ 主流女性主義對於這樣的批判感到震驚，而後對於這些挑戰的反應卻往往仍是類別式的：先認可女人間有差異的認同，而後幫不同類屬的女性貼上個別標籤，例如，黑人女性、身障女性、亞裔女性、亞裔非異性戀等。每個人的認同像是標籤似地一連串地增加下去。在這種回應之下，女人的認同似乎顯得多元，但卻是分裂的。這仍是用認同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差異。

認同政治經過多元與差異挑戰之後，開始被學院中的後現代理論所取代。後現代的分析，朝向多元、沒有統一的主體(subject)。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拒絕認同政治的立場論，認為主體是不斷激增的(proliferation)，認為絕對的真實，沒有誰的經驗優於誰，以看見差異、多

⁵ 舉例說明。如果由婦女團體舉辦家庭暴力受暴婦女工作坊，成員可能來自受不同階級，有不同教育程度、年齡有些差距，但討論時，可能只有性別面向被提出。在女性主義認同政治之下，性別是最重要的壓迫，其他面向不予考慮。如果討論家庭暴力，女性主義常見的解釋就是性別不平等，先生覺得太太地位應該低於他，所以產生家暴。但這個解釋就忽略了階級面向，因為很有可能家暴的成因來自男性的失業，這個解釋就是階級的解釋。當我們沒有交織概念時，認為性別不平等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受到先生家暴這樣的壓迫經驗就被簡化被primary one，就是性別壓迫。

⁶ 推薦讀者參考影片「愛你鍾情」。這部片描繪1970年代到2000年美國婦女運動到的歷程。片中有黑人女性、女同志等不同身份的女性均捲進了婦女運動。本片的第二節探討婦女運動內部的差異政治，第二節的第一段呈現出女同志在女性組織中如何受忽略。女性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吸引這些人，甚至是核心人物。但在意識覺醒過程中，其他意識也出現了。她們開始發現彼此經驗並不一樣，異性戀女性關心的可能是男朋友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女同志，可能最擔心女朋友和男人結婚，兩個群體會有不同的議題。或者一位黑人女性在團體當中感受到完全不同於她在黑人家庭、族群氛圍中成長的經驗，無法在團體中發聲。從這裡可以看到，所謂姊妹情誼預設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觀點，多元聲音無法呈現，因此差異的經驗不被看到。19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黑人女性主義者大聲呼籲：「look, I'm a black woman, 我跟你不一樣，我有幾百年被奴役的經驗，在這裡我族群受壓迫的經驗無法講出來，所以你也不要說有一個共同的女性主義理想，因為你根本沒有看到我是黑人這件事情。」女同志也會挺身而出說：「異性戀並未把同性戀的社會處境與困惑涵蓋進去」。差異政治下，白人、異性戀、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受到很大的挑戰。

元的主體為首要重點，摒棄價值判斷，各種多元主體均應獲得認可（如Scott, 1992; Butler, 1992, 引自p. 278）。

另一個發展則以交織理論為代表，保留女性主義的精神，以交織性來回應認同政治的困境（如Collins, 1990；Benhabib, 1992, 引自p.278）。交織理論承認共時並存的多種身份，並認為應該開展對話空間，而非如後現代主義走向虛無。在交織理論之下，國籍、族群、身體、性別、性傾向等認同均應被考量。不同立場不代表分裂，乃為新對話空間而開展。一個人可以是身心障礙女性，同時也是黑人勞工階級女性：黑人是族群，勞工是階級，女性是性別，每個人立場不應只有性別，尚應包括階級、族群、性傾向等各種多重身份，不同立場產生不同看法，仍可談論姊妹情誼，但應考量發言者站在什麼位置與立場談姊妹情誼。是中產階級女性或是黑人女性？明確定義位置與立場可以讓對話更聚焦。

縱橫政治 (Transversal Politics)

縱橫政治是Yuval-Davis這篇文章的重點，也是我選讀這篇文章的原因。Yuval-Davis在1993年受邀到義大利的波隆那參與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婦女聚會時，發現當地有很多左派政治運動的傳統，很多抗爭活動與組織工作在不同地方發生，彼此串連、互相支援。這樣的政治傳統在當地稱之為縱橫主義(Transversalism, 源自於法國左派思想家 Guattari, 1977)或縱橫政治。他們的作法與Yuval-Davis的理想非常相近，她的想法在這裡已經實踐，於是她在Gender and Nation(1997)描述性地提及這個概念，而後在這篇被導讀文章中，Yuval-Davis更深入地拓展縱橫政治的理論意涵（p.280）。

Yuval-Davis 認為縱橫政治可以對照兩個極端的概念之間，一是普同主義 (universalism)，另一個是認同政治。普同主義宣稱普世具有相同價值的論點，絲毫不考慮內部差異。認同政治為反抗普同主義而形成（p281）。前者可以父權主義為代表，後者則可以第二波女性主義為代表。但對於Yuval-Davis來說，這兩個概念本質上是類似的：走本質主義的路線 (essentialism)，皆強化群體間的邊界(boundaries)，同時為了打造集體認同，而壓抑抹滅群體內部差異，有時也不見得民主。⁷

縱橫政治，卻是透過差異來形成團體內共同的主體，它強調：主體建構有賴於群體內部垂直的與水平的(縱橫主義此詞由此而來)對話溝通(p.281)。它不是強調群體內部同質性，外化群體對外差異的邊界。在縱橫政治下，所有認同都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而非本質性

⁷ 以我個人經驗作為例子來說明普同性與認同政治之間的一致性：本質主義。我在英國留學時常接觸許多左派社會主義者，他們舉辦在地聚會，傳達社會主義的概念。某次我到倫敦遊行，遇到一位左派社會主義者說服我加入他們活動。雖然大致上政治理念相合，但我最後與他吵起架來。他說：台灣應該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我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他拿自己的理念來壓制我生活現實的選擇。他認為：台灣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希望社會主義的國家無限制的擴大，然後讓所有的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對我來說，我當然非常希望台灣社會與政府有社會主義的概念，但這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兩件事情。

在此例中，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提出批判，是一種認同政治。但他沒有辦法接受我作為在地生活者有不同的意見，就變成另外一種西方中心主義。這跟我們批判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單純認為全世界女性均受到性別的壓迫，所以每一個女性都要起身反抗父權，都同樣具本質主義的暴力。兩者均未顧及在地的差異。用縱橫政治觀點來看認同政治，即使一個人是左派，是女性主義者，仍可能非常西方中心的。認同政治往往非常本質化，我的身份等於我的認同等於我的政治價值，這中間都是等號，都是單一選項。認同政治只允許單一認同，這在許多早期的社會運動中，是很常見的模式。每一個團體只有單一屬性的認同存在，它不容許多元認同的存在。

的存在。多元差異在群體內被認可。團體內部可以透過溝通、對話而建構出共同主體，不需要抹滅差異。

Yuval-Davis在文章中舉例說明縱橫政治的三個特色，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可惜她著墨的篇幅不多。以下三節，我整合她本文中理論的精華綜合說明之，最後以台灣經驗舉例說明這些特色。

紮根與置換 (Rooting and Shifting) 作為對話理解的基礎

縱橫政治第一個原則，它不會泯滅經驗，絕對以經驗為基礎，是為發言者的立場(standing)。不同立場的人只有透過不斷地對話與溝通，與更多不同的群體對話，才可能貼近真理(the truth)(p.281)。不同立場的人要如何能對話？必須基於二個重要理念：紮根與置換(pp.283-284)。紮根意即行動者的言說必須立基於己身的經驗，同時對自己的立場、認同具備反思性的知識。置換就是把自己置放到對方的位置去想像，他們在這種情境之下如何經驗？如何感受？產生什麼樣的議題？

自我與他者立場的置換練習，就是紮根與置換不斷地操作演練。不像認同政治強調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縱橫政治強調：透過不同位置主體的紮根與置換，不同立場、不同主體位置的人能學到其他主體位置的觀點，增進彼此了解，擴大合縱連橫的可能性。所有的對話與溝通都是不斷形成的，運動主體也透過紮根與置換的過程，逐漸被建構。

在台灣有不少好例子。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的夏林清教授在帶領社運工作者做社會運動時，一定先做反思性的回顧；作為一個行動者，你來自怎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你與運動主體的關係是什麼？像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陪伴公娼(2002)、或是國際勞工協會協力移民勞工(顧玉玲, 2008)，社運工作者的筆記皆從他自己的家庭與身份開始寫起，而後在階級、性別與性等議題上，運動者與運動主體之間交流溝通，彼此了解。這是很好的例證。

相對而言，在新移民女性服務這個領域，許多團體從慈善或社會工作起家，對自己的經驗與身份往往沒有反思。我見過熱心的工作者從事新移民女性服務工作時，無意中一再傷害新移民女性。最大問題在於工作者沒有反思性的知識，不知道自己的階級優勢、性別優勢如何傷害到別人。許多熱心工作者常常覺得外籍配偶的小孩很可憐，要好好輔導他們。這句話出口時，多層次的傷害已經發生。一來，他沒有把自己放在被服務群體的處境來想事情，可憐別人的同時就形成了我高你低的階序關係。二來，他沒有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認同如何產生，也沒有進入新移民女性的視角學習理解她們如何看待世界，這樣就無法產生互相學習、互相看見的對話效果。

雖然有人質疑，不同經驗立場的人真的能夠彼此理解嗎？縱橫政治相信，紮根與置換會讓彼此之間的對話是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社群是獨立於其他社群而存在，但是對話者之間需要有共同理解與溝通的基礎，這些人共享「知識論的社群」(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知識社群的形成與內部權力關係

縱橫政治知識論社群的第二個重要原則是：以平等的概念環繞差異(the encompassment of difference by equality)。這裡談差異與平等之間的關係。在縱橫政治中，差異非常重要，但差異被平等這個概念所環繞(surround、enclose or circumscribe) (p.281)。在平等的氛圍中談差異，差異本身沒有階序，不應有族群壓迫重於性別壓迫這種假設。在此情境下，社群內部產生對別人位置的尊重，但也承認不同社會、經濟、政治權力之存在。

縱橫政治的對話不是沒有邊界的，我們也不能預設成員之間對立衝突的利益都得以解決。成員之間要能對話，彼此一定要有共享的價值，這些價值經得起團體內部差異的挑戰。成員在此群體中，學習辨識知識的正確或錯誤，群體內可能有人較熟悉這些知識，享有較多的權威與決定權，但原則上對話過程中應有可能建構出平等的對話關係。這個群體，因為戒斷了本身社會位置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必然連結性，也意味著雙方可以超越於物質與歷史條件限制，想像出共同價值，這個群體的邊界也就是這個共享價值的邊界(p. 284-285)。

既有的知識體系仍不足以描繪跨國女性組織中發生的現象。Yuval-Davis對於立場對立的雙方，即使享有相似的價值，是否能做到「跨越」，持保留態度。不論是Homi Bhabha (1994)的「雜揉」(hybridity)，或Gloria Anzaldua (1987)「邊界」(living on the border)，都是從「被想像的他者」角度來詮釋，不見得雙方能彼此溝通了解。或許Donna Haraway (2000)的「陪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雙方都彼此改變，並相互創造彼此，是個較有挑戰性的想像，但這個概念仍不理想：陪伴物種的關係是屬於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限於既有概念，仍需創發新詞 (p. 285)。

重要的不是名詞，縱橫政治並非由一或兩個群體協商出一個共同的政治位置。它是一個過程，所有的參與者相互建構彼此。在此過程中，原則上有相互的尊重與平等的價值，但不能忽略權力的不平等關係以及其中的決策機制 (p. 286)。

思考知識論群體的時候，要避免浪漫化，必須要留意團體內部的權力互動關係。Yuval-Davis談到團體內部的決策權時，引用Jo Freeman(1970)提醒大家不要認為談平權、反階序的女性主義團體中就沒有權力關係(p.286)。當女性主義者宣稱不需組織結構、反對權力階序，卻無法抹滅權力的事實，重點在於：談論權力，而非視而不見。

綜上幾點，我認為Yuval-Davis建議：談平等(egalitarian)時，需同時考量權力關係。我們並非追求沒有權力差異的平等，而是在平等的理想之下，平衡權力關係的不平等。

換句話說，縱橫政治看待差異有雙重性：一是差異之間沒有優位性，另一方面，兩者之間仍有權力差距，必須覺知而後加以平衡。我在工作經驗上常經歷第二點，特別加以說明。例如，一位漢人都會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者，可能因為性別身份受到壓迫；但因為階級與族群的優勢，讓她有經濟社會地位的優位性，可以跟總統對話，可以在立法院大聲倡議。相對來說，如果是一位南部偏遠地區的新移民女性，講話位置明顯與前者不同，位置不同不代表發言就有優位性，但兩者間權力關係不對等也需被認可看見。換句話說，南方新移民女性尊重北部女性主義者的發言位置，但也需請北部工作者能自我覺知都會中產階級位置的優位性，不同的位置才能溝通對話。兩者的發言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尊重，但是彼此權力不平等，不能避而不談。在實踐上，能接受多元又具有權力意識的情況下談差異，尤其重要。

另舉一例，例如我參與南洋臺灣姊妹會，覺得我是姊妹會其中一份子，事實上我與移民姊妹仍不同。我的學者身份具備知識優位性，也具階級跟族群的優位性，或許我對外發表演說有力道，但是其實她們才是知識的擁有者。南洋姊妹的經驗使得她們通曉我（一個族群優位者）所看不見的壓迫，因為受壓迫，她們具備更深刻的經驗與知識，她們發言犀利，她們清楚台灣家庭的性別壓迫，而且直接承受。我有資源有能力可以逃離父權壓迫，但她們就是在婚姻家庭中每天面對父權。但如果我宣稱我與她們一樣，就有問題。因為種種社會的不平等，她們在組織中說話的權力與我相較可能較小，所以我必須更有耐心的傾聽她們的發言。傾聽、傾聽再傾聽，一開始可能不見得真的懂她們在講什麼，因為她們眼中看出去的世界與我差別甚大，但要去仔細傾聽那個位置的主體看到什麼。在持有平等理念的同時，也要隨時覺知彼此的權力差異。

身份、認同與代表性的問題

縱橫政治的第三個特色，它戒斷位置(positioning)、認同(identity)與價值之間必然的連結，這三者之間並不必然劃上等號(p.281)。換言之，有同樣社會認同的人，可能在社會處境上分處於非常不同的位置(不同年齡、性別、社經地位、族群、性傾向等)。但是同樣社會位置的人，卻可能有迥異的政治與文化價值。

認同政治下我們會有一種想像：只要是女性就有受父權壓迫的經驗，所以所有女性都應支持女性主義。但在縱橫政治之下並非如此，所以縱橫政治更具體貼近社會真實。在集體層次上，認同婦女運動的人可能包括女人、男人、同志或原住民。但同樣身為女人，每個人有不同的政治認同跟價值選擇。同樣身為家庭主婦，有人可能非常基進，為婦女權益發聲，也有人認為去百貨公司血拼消費才是最有價值的事。

縱橫政治非本質性的論點，打破主體與認同之間的連結性，產生差異政治的解放性效果，以下我舉例說明。在女同志社群中，很多人自認為是T，認同自己具有陽剛氣質且認為自己是愛女人的人。許多T在女性主義認同政治之下就會有些辛苦，因為女性主義者認為：身為女性，要以女人的身體與性別為傲，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往往沒辦法理解T是什麼。T容易被女性主義者質疑：為什麼一個生理女人要打扮得像男人？T想要陽剛的這個欲望往往不被女性主義者承認，這就是認同政治的限制，但縱橫政治可以處理。

以縱橫政治來看，有什麼關係？這個人有女性的身體、男性的靈魂，沒有人規定要一致。身體的性別不等於靈魂的性別，生理女性不代表就一定要表現出女性化的樣子。縱橫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都是建構，透過對話與溝通，可以產生集體立場。妳有妳的T認同，我有我的女性主義認同。兩者雖然不同，仍可以合作。集體的成形不是去壓抑差異，而是接受多元建構的同時存在。它是一種對話、合作的態度。

認同政治預設你的位置等於你的認同等於你的價值，所以社會運動得以進行。只要妳是女同志，妳的發言往往就被視為女同志群體的聲音。但在縱橫政治中，「社會位置不等於社會認同也不等於社會價值」，那麼運動要如何進行？誰能有代表性來為誰說話？例如，同樣是家庭主婦，有人每天出去當義工推動女性主義的概念，有人在家當賢妻良母，誰可以代表女人？誰擁有發言權？誰的發言才具有正當性？另一個婦女運動中會遇到的問題是，是否身為異性戀生理男性就註定不能在女權運動中發言？他是否帶著父權的優位性在發言？縱橫政治如何處理認同與代表性的議題？

我歸納Yuval-Davis的回應。第一，女性主義者與其他社群的運動者不能也不該視自己為群眾的代表，而是倡議者(advocator)(p.282)。

以1970年代的呂秀蓮為例，她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了很多性別平等的文章，推動「新女性主義」。你能說她代表所有的女人嗎？在認同政治下，沒有人會質疑她。但在縱橫政治中，她會被視為倡議者，用她個人的方式提倡性別議題。縱橫政治要求反思性，思考個人本身特殊的社會位置，呂秀蓮當時是台大畢業、留美碩士的菁英女性，她的社會地位跟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勞工階級女性不一樣。倡議者必須有覺知，避免宣稱自己代表這個群體(所有女人)真實的聲音(the authentic voice)。這種以一人代表全部人發言的位置會出問題。早期婦女運動也採認同政治，當初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動議題時，遇到不少阻力。例如，女性主義者想推通姦除罪化，認為在情慾自主的前提下不能用法律來牽制情慾的行為。結果，遇到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婚姻中具名份的妻子，她們認為這是唯一可以保障她們婚姻權益的法條。同樣是女人，卻有不同的立場與位置。從縱橫政治的角度觀之，若要推動通姦除罪化，女性主義者應該開始與不同身份、不同族群、不同地區的婦女進行對話與溝通，彼此了解，而後從中找出最大公約數，運動才有往前推展的可能。

第二，倡議者的身份不一定需要這個群體的身份一致，重點是你傳達的訊息(message)，而不是傳遞這個訊息的人(messenger)(p.282)。換言之，在縱橫政治之下，男性還是可以從事婦女運動。你帶著一個性別平等的意識，即使是生理男性，也沒有關係，重點是你傳達的訊息是具有性別意識的。所以選舉的時候，投票選女總統，你看的是因為她是生理女性，還是她的性別意識呢？在這裡，要超越生理身份，進而看到背後的性別政治意識是否符合期待。

總而言之，縱橫政治會思考：你是誰？在什麼位置、用什麼樣的背景做怎樣的論述？你的發言是為哪一個群體的那些人？代表性的基礎為何？這些是不斷被檢視的問題。

女性主義縱橫政治的應用：以台灣邊緣同志為例

Yuval-Davis在文末針對聯合國脈絡中的跨國女性主義工作提出批判，她認為「女權即人權」的聯合國人權論述有時變成第一世界處罰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具，它過度強調法律權及公民權，忽略女性的社會權，文化權與經濟權，產生過度強調法律專業、菁英化及「由上而下」的危機。另一方面，「由下而上」取徑強調婦女能力建構及人身安全的經濟取向，卻有可能再掉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邏輯，使得婦女陷入經濟發展的迷思。在台灣，以人權論述從事女權運動時，也可能面臨相同的危機，不過這並非本文對話的方向。

這篇文章我介紹女性主義縱橫政治這個概念，以邊緣同志為例，說明這個概念的基進性。請參見附件一，完稿於2007年八月的宣言「差異中求基進的邊緣同志運動」。從2005年三月開始，我與許多朋友一起促成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團隊，最早的團體包含台北同志諮詢熱線的老年同志工作小組、源起於新竹的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原為女同志媽媽聯盟)、高雄拉基部落工作隊。2007年共同確認這運動宣言時，尚包含花蓮草海同陣線聯盟，好性會青少年同志小組，這些團體共同聚在一起確認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小組的運動方向。⁸這些異質多元、位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團體，運用縱橫政治於台灣同志運動。今日重寫這

⁸ 這是當時的組成，2007年至2011年間有不少變動。2011年，草海同的許多成員以不同團體名稱繼續在花蓮發展，原本位於台中的好性會則移到高雄，推動大學性別社團的成立並輔導。

篇文章時已是2011年，邊緣同志的概念已經成功地在台灣同志運動內部形成對話與整合，促成今日同志運動尊重差異與多元主體的運動空間。

在1990年代以降，認同政治中談同志，往往只展現出某種同志的樣子：或者來自學院熟讀各種酷兒知識可以在研討會上耍帥，或者年輕貌美在消費市場中相當搶手可以不斷更換伴侶。同志運動在這過程中，讓很多人覺得同志是中產階級的、都市核心的、受高等教育的一個群體。邊緣同志挑戰的是單一想像的同志形象，如果不符合這個形象，就難以接受為同志。我們挑戰這種二元對立、限制性的想法，想要找出多元差異的同志主體。我們討論：到底同志是什麼？很多同志的經驗沒有在同志核心論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說他是年老體衰在街頭流浪沒有固定工作，或者住在非台北都會中心(花蓮、台東、屏東、高雄等)或結婚有小孩，這些人可不可以說自己是同志？

邊緣同志的基本理念第一項，如同Yuval-Davis 所言：邊緣是一種反省的態度、一種價值觀，要對話，以邊緣的視角批判理所當然的同志論述。工作的目標：透過紮實的田野工作呈現同志的多元主體。要呈現同志多元主體並沒有那麼簡單，若只是在概念上想到他們的存在很簡單，但要在生活現實中看見他們的存在，不容易。因為認同政治是個非常排外的政治方式，沒有空間讓異質多元主體浮上檯面。邊緣同志要呈現這些主體複雜、流動、多樣的生命經驗，希望台灣同志運動圈能看見同志的差異，不再以少數、都會、菁英的經驗代表全體同志。

中產階級都會菁英的認同政治形塑出一種「真同志」形象：絕對不能是異性戀，女人絕對不跟男人上床、男人絕對不跟女人上床，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固定認同的同志，只有以同志身份存在，展示個人對同志的堅定認同。如果有人婚姻之中，如果有人跟異性上床，他就會被質疑到底是不是同志。認同政治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普同化，所有人都要一樣，它不會改變，永遠是這樣。

這樣的「真同志」其實出自都會中產階級的菁英想像。這想像是否限制了同運的可能性？是否對不同身份認同的同志產生壓迫？在縱橫政治的概念下，邊緣同志認為不是只有單一、固定不變、堅定同志認同的才是真的同志。過去很多已婚同志在同志圈不敢提及婚姻，怕被質疑忠誠度。原住民同志在同志圈內難找到歸屬感，老年同志不再年輕貌美的身形也難以打入主流同志社交網絡，我們希望邊緣同志論述能呈現這些多重認同。邊緣同志在各區拓點，就是考量不同族群、階級與性傾向的差異，開拓各類同志主體的可能性。

在我們想像中，縱橫政治的同志認同是多元的：老年同志是老人也是同志，拉媽是拉子也是媽媽，原住民同志同時是原住民也是同志。這意味著：原住民這個詞指涉因族群身份而遭致的壓迫，同志的身份則是性傾向造成的壓迫，用交織理論去談，這些不同層面的壓迫都必須被彰顯出來。

邊緣同志主體難以在運動中現身，即使參與邊同的人是有運動概念的知識份子，也不知道這些多元主體在那裡。沒有主體的運動可能嗎？不可以，我們要的不只是「論述」而已。縱橫政治強調紮根於經驗，我們也都這麼相信，於是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小組的第一個課題是尋找多元主體。我們投注大量時間做田野。老年同志小組四處拜訪，最後在同志三溫暖中到年長男同志。原住民同志小組到部落與跨性別「姐妹」們交朋友，建立起跨族群的友誼。做田野之外，電子媒體也工作方法之一，拉媽報是女同志媽媽聯盟想出來招募女同志媽媽主體的方式。

有了運動主體，才有辦法談紮根與置換。以南部的原住民拉基部落工作隊來說，原本的參與者以漢人大學生及研究生為主，我與另一位發起人吳紹文，只僅有的兩位有原住民工作經驗的人。只是，不同族群文化的原住民本身就有不同的脈絡，再加上跨性別等多樣認同，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田野。我們與團隊成員一次次地走進部落，拜訪跨性別的姊妹與同志朋友。漢人成員與原住民朋友彼此成長於不同的環境，即使能交朋友，但因成員對原住民文化不夠熟悉，即使我們能夠訪談與寫田野筆記，但這些經驗背後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他們這樣說？這樣做？我們不只在田野中互動與學習，更花了許多時間補充跨文化的知識以增進對於文化脈絡的理解，才慢慢能夠理解他們的想法與行動的意義。

邊緣同志各區平時與多元主體在田野中互動與學習經驗，每半年或一年回到邊緣同志共同聚會，互相對話。這也是紮根與置換經驗的練習：差異的基礎上，建構認識論上的社群。邊緣同志強調要顧及差異，但在差異中對話並不容易，因為價值經驗與認知皆不同，容易擦槍走火或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以工作態度來說，各區的工作態度本身就有很大差異。會師時，邊同有位於台北都會的同志諮詢熱線做老年同志的議題，有東部的草海同小組本身就有多元認同，東部的、基督教的、原住民的等等不同身份的人，不在意組織架構，每個月相聚開心地談談自己，不需要服務別人。拉媽報組織嚴謹行動力強，幾年的運動下來，發行多期電子報，全台灣知名，甚至串連到大陸，並於2011年以同家會之名成為立案團體。這種組織模式就跟東部草海同形成強烈對比。2007年有一次會師在花蓮，東部的草海同說，「議程？等人來了再說啦。先玩大地遊戲認識彼此聯絡感情最重要。」西部的拉媽報說，「沒有議程？我都不知道我去那裡幹麼，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耶！」西部要開會的時候就把議程排滿滿的，東部看到就不想去喊好累。在這種差異之下，要怎麼去建立起一種合作方式，誰的速度是對的，如果沒有人可以去宣稱那個正當性的時候，到底誰說的話算數？兩方需要溝通，南部的拉基部落工作隊就常在中間當翻譯者。

但這樣的差異卻形塑了有趣的對話社群，可以彼此互相激盪促進對議題的了解。當我們一起討論的時候，馬上發現除了各區自己的服務群體外，我們對其他另類主體的理解也相當有限。但是透過知識社群的共享，反而可以達成一種非常新的理解。舉例來說，南部拉基部落工作隊在原住民社區中與原住民同志工作，我們有一對受訪者是魯凱族的女同志，兩人共同養了一個小孩，在概念上她們是原住民女同志。但在某一次會師之後，我突然理解她們其實是拉子媽媽，多了一層身份代表我們對她們生命更深一層的了解。認知她們是原住民女同志，所以可以概念化她們面臨的族群壓迫，或是性傾向的壓迫。但認知到她們是女同志媽媽，我們重新去理解原住民伴侶在小孩的收養、領養還有現行民法親屬篇中遇到的問題。每一條新的軸線都給你更多線索去理解複雜多元的主體，透過對話，我們共同建構了認識論上的社群。

在此脈絡下，可以回應Yuval-Davis提到的代表性問題。邊緣同志的發起者及早期的參與者雖具高教育程度，受認同政治的滋養而產生同志認同，但因為堅信同志多元主體的存在，認知到要紮根於經驗地向不同主體學習，方才得以突破認同政治的框架，以縱橫政治走出新的運動方向。在邊緣同志的認識論社群中，只要能學會紮根與置換，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可以超越那個身份的限制。透過社群的對話，透過田野工作的學習與理解，不斷運用紮根與置換的概念，重新建構我們對於多元主體的理解。最終我們不必是女同志媽媽，不必是原住民，卻能具備倡議原住民同志與拉媽議題的可能性。必須強調的是，邊緣同志能做到身份不必等同於倡議主題，是紮根於多元主體的真實經驗，不是一種虛空「想像」出來的政治經驗。

邊緣同志的運作秉持著縱橫政治的理念，讓同志多元主體在同志社群中開始被看見，也開展出紮實的新同運路線。在邊緣同志的努力之後，逐漸地有多元主體自主現身與自我組織，也在此過程中建構出非常豐富的知識基礎。女性主義縱橫政治的理念使台灣的同志運動逐漸能跨越族群、性別、性傾向與國籍的限制，在差異中實踐，體現了縱橫政治應用於跨國情境中，帶動社會改變的可能性。女性主義縱橫政治能協助邊陲主體發聲，台灣邊緣同志的實踐經驗見證這個理論的基進與可行性，而這個理論也有助於南方的(非第一世界，非核心，非主流)的組織工作。

基本問題：

1. 跨國女性主義如何在聯合國的脈絡之下開展？
2. 女性主義縱橫政治的精髓為何？加相模式與交織模式有何不同？請舉例說明之。
3. 何謂認同政治？何謂縱橫政治？請說明兩者的差別。
4. 只有同性戀才能參與同志運動嗎？縱橫政治的觀點如何思考代表性的問題？

延伸問題：

1. 何謂同志運動中的認同政治？邊緣同志如何打破認同政治的運動格局？
2. 邊緣同志如何建構起知識論的社群？
3. 如何運用女性主義縱橫政治於你關心的議題？

Bibliography

- Anthias, Floya., and Nira Yuval-Davis. "Contextualizing Feminism: Gender, Ethnic and Class Divisions." *Feminist Review* 15 (1983): 62-75.
- . *Racialized Boundaries: Race, Nation, Gender, Colour and Class and the Anti-Racist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1992.
- Collins, P. H. *Black Feminist Thought*.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Crenshaw, K.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http://www.hsph.harvard.edu/grhf/WoC/feminisms/crenshaw.html>). 2001.
- Ferree, M., and Aili Mari Tripp, eds. *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Yuval-Davis, N.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1997.
- .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3. 3(2005): 193-209.
- . "Human/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t Transversal Politics." *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Ed. Myra Ferree and Aili Mari Tripp.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5- 295.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與娼同行，翻牆越界》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

附錄：

I 重要名詞解釋

交織性(Intersctionality)

交織性是黑人女性主義的核心概念，探索性別、階級、族群、性傾向等種種社會力如何同時運作，形成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交織性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可以深入檢視多重社會力與主體形構之間的關係。

縱橫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

由歐洲左派實踐者所提出，縱橫政治強調所有認同都是一種建構而非本質性的存在，認可群體內部的多元差異，藉由群體內部的垂直的與水平的對話溝通，建構出主體。縱橫政

治有三個特色，第一是以經驗為基礎，不同立場的人透過紮根與置換，學得其他主體位置的觀點，增進彼此的瞭解，擴大合縱連橫的可能性；第二，以平等心對待差異，即差異之間沒有優位性，但兩者之間仍有權力的差別，必須被覺知且加以平衡；最後，它打破身分位置、認同與價值三者之間的連結性。

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認同政治發展於1970年代，源自於婦女運動、黑人運動等社會運動團體，認為個人從自身經驗出發，便能發展屬於這個群體的社會認同，此認同能夠彰顯他們所承受的社會壓迫，如性別、種族或性傾向的壓迫，在政治上的帶來解放。不同於縱橫政治擁抱差異，認同政治強調群體內部的同質性及其論述的普同性，預設個人的認同必然等同於群體的認同。

紮根(Rooting)與置換(Shifting)

縱橫政治認為不同立場者只有透過不斷地對話與溝通，與更多不同的群體對話，才可能貼近真理。紮根與置換是對話理解的基礎。紮根意謂著行動者的言說立基於己身的經驗，並同時要能對自己的立場、認同具備反思性的知識。置換是把自己置放到對方的位置去想像：對方在社會情境之下如何經驗？如何感受？會產生什麼樣的議題？以便重新建構對多元主體的理解。紮根與置換發生在一個享有共同價值的知識論社群中，不同對話立場的人能彼此互相了解，互相改變。

II 延伸閱讀文獻

Anthias, Floya. "Beyond Femin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Locating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5. 3(2002): 275-286.

Brah, Avtar., and Ann Phoenix. "Ain't I a Woman? Revisiting Intersection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5. 3(2004): 75-86.

Yuval-Davis, Nira. "Belonging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Patterns of Prejudice* 40. 3(2006): 196-213.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當我們同在一家：給想生小孩的女同志》。台北：女書，2010。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彩虹熟年巴士-12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台北：基本書坊，2010。

陳亮君。《一百種回家的方法》。台北：女書，2009。

差異中求基進的邊緣同志運動

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小組

前言

同志運動十多年了，這個運動滋養了我們其中一部分人，我們的確也從中獲得能量與啟發，而想要為同志做一些什麼事情。因為我們生活或工作的經驗曾經遠離台北都會核心，我們接觸過社會各個角落中，知道很多因為階級、年齡、性傾向、性別、族群以及教育程度的關係，而不在都會核心的同志群體。他們讓我們知道，仍有很多同志經驗沒有在核心同志運動論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些年老的、體衰的、在街頭流浪的、沒有固定工作的、住在台北邊緣地帶的、結過婚的、有小孩要照顧的，也可能有同志的身影。

同志運動作為包容與吸納差異的社會運動，需要不斷創造空間來容納這些多元的同志主體。我們這群人希望能夠透過切身貼近與記錄台灣同志的生命經驗，為同志運動論述創造看見同志之間的差異與同志的多元樣貌的可能。讓他們的聲音、他們的需求，可以被聽見。讓台灣的同志運動能夠因為看見這樣的差異與多元，站在反抗壓迫的基礎上，與台灣各種草根的、基進的反抗運動產生連結。秉於這樣的理念，我們由「老年同志」這個主題開始，逐漸發展出跨北中南東四區五組的工作團隊。隨著地區成員興趣以及在地特色，我們的關懷重點不再限於老年同志，而是各樣異質多元的、不在主流同志論述裡的同志經驗，因此命名這個團體為「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小組。

從2005年起，我們在全國分組進行工作，經歷過組織正式化的過程，目前小組成員包括台北同志諮詢熱線的老同小組、新竹、台中的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台中的好性會、高雄的拉G部落工作隊與花蓮的草海同。每半年邊同小組舉辦一次全國會師，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

邊緣同志的基本理念

1. 邊緣是一種反省的態度、一種價值觀。對於已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同志論述，我們以邊緣的視角批判之。
2. 邊緣同志工作小組的目標，乃企圖透過種種操作的方式，呈現出同志的多元主體，呈現出這些主體複雜、流動、多樣的生命經驗。
3. 我們希望台灣同志運動圈能不斷地看見同志之中的差異，而非以少數都會核心菁英的經驗宣稱代表全體同志。
4. 我們並不認為，只有單一、固定不變、堅定同志認同的人才是「真正的同志」。老年同志是老人，也是同志。拉子媽媽是拉子，也是媽媽。原住民同志是原住民，也是同志。這些同志的經驗會因為性別、年齡、階級、族群等因素而呈現出多元的樣貌。
5. 邊緣同志尊重在地的實踐與經驗，我們認為同志的多元主體應該在其在地化的脈絡之下被理解與接受。如果可以，我們希望邊緣同志能在地社群與同志社群中獲得相互的支持與理解，而非在流離中、逃家中、否定自我的其他身分中形塑其同志認同。

6. 邊緣同志肯定非主流同志主體的存在對於同志運動之正向價值。邊緣同志將傾聽、理解非主流同志主體的聲音、指認出其承受的社會歧視與汙名、從其需求出發，以指引運動的方向。
7. 邊緣同志是反壓迫的。我們反對任何立基於性別、年齡、階級、族群、城鄉等差異而形成的壓迫與社會排除的效應。
8. 邊緣同志的論述融入階級運動的元素，強調各樣同志主體之間物質條件的差異。邊緣同志也融入性別、年齡、族群與其他任何壓迫形式的分析，以深化我們對於多元同志主體的理解。
9. 邊緣同志認為，同志運動必須與其他社會運動產生論述上與行動上的連結，以求擴大運動的能量，並期待各種社會運動團體支持同志運動。

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小組的各區工作團隊介紹

1. 讓我們彼此看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老年同志工作小組（台北）

老年同志讓我們彼此看見做為浸淫在家庭倫理傳統文化的台灣同志，有一句關心的話一定不陌生：「你老的時候了，誰照顧你？」當我們向這些關愛眼神的親友撇頭回身，堅持走自己的路時，在我們的內心卻也有一絲擔憂與疑惑：「當我老的時候，誰來照顧我？」或許因為還年輕，或許因為接踵而來的愛情，我們不曾覺得這是件迫切要解決的事，但這個問題一直放在心底，不曾被回答。對同志，這個問題，目前無解。當我無法再保持平坦的小腹，我知道在Gay Bar裡面，我已經是不被期待的「老人家」。只要我不再是20歲，或是看起來20歲，有一股趨力迫使我撤出同志生活。同志文化裡的「青春」比外面世界來的短促，「美麗」的定義比外面世界更嚴格，崇尚青春的同志文化裡沒有老年人可以扮演的角色。在被劃入另一個世界的同時，我也看不到「不再年輕」同志的身影。以前，當我在異性戀的世界時，我看不到一個同志的希望；現在，當我在同性戀的世界時，我看不到一個老年同志的希望。

原來，同志文化裡，我們只看到一種人，走下舞台的同志，並沒有就此消失，只是孤單地自己面對老化的種種。原來，不僅是異性戀看不見同志，我們也看不見彼此。我們想認識年長的同志，跨越歷史障礙，看見現在的你們，看見我們共同的未來。我們每三週在同志諮詢熱線聚會討論工作進度，目前已經訪談十位老年同志，預計今年(2008)要完成生命故事的書寫，接下來希望進一步發展老年同志的具體服務計畫與社群建構。

2. 我是女同志，也是媽媽：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新竹，台中）

同志運動除了遊行、影展、座談會等等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在都會區的學生同志社群蓬勃發展，參與各種同志運動，但出了社會之後，沒有社團的管道，網路和t-bar成了同志交友的好所在，而當年紀一路往三四十走去，我們想要知道前面的歐蕾前輩們的生活與需要，因為那也將是我們所會面對的。

當網路上稱自己老的同志其實才三十出頭，那真正老年同志在那裡呢？當我們懷抱熱情想要認識老年同志，但因為種種限制，如擔心曝光等，有些老年同志們朋友並不願意受訪，在此同時，女同志媽媽聯盟MSN社群成立，裡面的會員有的是女同志媽媽，有的則是未來想要生小孩，甚至也有已經當阿媽。媽媽聯盟會員快速成長，從2005年5月成立到現在(2005年9月)已有約350人，小組成員參與媽媽們的活動，並且大家成了好朋友，不同於

之前我們希望從歐蕾吧中找尋老年同志身影，媽媽聯盟的會員是源源不斷地來且在社群中互相分享關於身為母親的心情與生命情境。

女同志媽媽在台灣以各自的方式生成及生活，包括已婚女同志、離婚女同志、單親媽媽女同志、單身女同志等，目前台灣法律尚未承認同志婚姻，故已婚女同志指的是與異性結婚而言。女同志媽媽的年齡分布較廣，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都有，小孩的年紀也各不相同，有的利用人工授精剛生下小baby，在社群中分享全家福照片(女同志伴侶及小孩)；有的小孩已長大，漸漸發覺自己喜歡女生，參與社群後開始認識新朋友，發展女同志社交生活；有的結婚後生下小孩想要離婚及爭取監護權；有的女同志已婚但婚姻僅為其離開原生家庭的方式，婚後仍不放棄追求自己的情感；有的離婚女同志恢復單身，與伴侶一起打拼，並會抽空回去前夫家看自己的小孩；有的是單親媽媽女同志帶著兒子開始適應新生活，並與其女友摸索如何調適伴侶與子女間的親子與愛情關係...。女同志媽媽並非僅存在於生命的特定時空，因為母親與子女間的關係是久長的，並且成為後半生的生命基調之一。同志媽媽及其伴侶與子女間的相處，同志子女面對母親是女同志及在社會的生活，同志家庭在社會福利體系中之位置與需求，想要生小孩的女同志如何努力達成願望，扶養小孩的同志伴侶對於未來生活的規劃等等，豐富的女同志媽媽生命史，跨越世代與階級藩籬，刻畫出女同志媽媽母職實踐與女同志情感間的疊合。「我是女同志，也是媽媽。」同志社群中我們希望看見女同志媽媽的身影並且聽見她們的聲音，同志媽媽參與同志遊行，參加熱線募款晚會，聆聽同志父母與同志的真情告白時，感動流淚，並且希望下次也帶她的小孩參加明年晚會。新竹老年女同志工作小組將繼續與女同志媽媽聯盟共同努力，一起玩耍，培養運動情感，發展支持與互助組織，也歡迎有志加入我們的朋友跟我們聯繫！

3. 在性別、族群、階級、性取向的多重壓迫下，我們驕傲地生活：拉G部落工作隊（高雄、屏東、台南）

南區工作團隊目前工作的重點是藉由田野工作的探訪，了解非中產階級原住民同志的生命經驗。原住民同志向來是主流同志論述裡看不見的族群，尤其是年長的原住民女同志以及跨性別的「姐妹們」。目前我們的工作團隊不定期地探訪山上與平地的原住民同志朋友，希望能以文字及影像的紀錄展現出這些非中產階級原住民同志們的諸多特色。在做生命史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工作團隊的成員慢慢發展出與不同族群、不同階級的同志接觸的經驗；同時，原住民的同志朋友也開始參與我們的生活世界，豐富了彼此的生命。在田野裡，原住民同志對性取向的輕鬆態度、對白浪的幽默批判、對自己族群未來發展的思考，總為我們帶來許多歡樂、驚喜以及文化的刺激。其中最令我們動容的是他們在面對社會裡的多重壓迫下所展現強韌的生命。可惜的是，他們慣於口語表達而較少以文字紀錄自身生命經驗，使得白浪同志對於他們精采的生命經驗所知有限，我們希望能透過這個工作團隊，紀錄他們的精采。我們也希望這些非中產階級原住民同志的生命故事，能讓大家看到漢人同志經驗的文化限制以及侷限，並且能進一步反思在漢人主導的同志論述裡，如何無意中以族群中心主義以及中產階級的狹隘思考，排除了原住民同志對於同志運動的認同，逐漸開展出具有多元文化觀點的同志論述。

4. 走出一條更接近在地生活的同志運動之路：草海同陣線聯盟（花蓮、台東）

在台灣東部綿延的海岸沿線，生長著一種短小耐風雨、耐強悍的植物，俗稱「草海桐」。由於本小組是由花蓮及台東的朋友所共同組成，在今年六月第一次的聚會時，大家坐在美麗的東海岸邊，共同想出了具有「草根海岸同志」意義的名字，把「桐」取諧音「同」，做為本工作小組的稱號。發展邊緣原住民與中下階級及老年同志的論述及實踐工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本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研究所、大學學生、社會工作者、基層教師及上班族等有意從事同志口述歷史研究的朋友。我們目前預計每個月聚會一次，分享各成員的工作狀況，相互給予支持與協助。除了召開讀書會閱讀資料之外，從草海同成員之經驗分享開始，希望可以再透過同志口述歷史蒐集工作，深入理解在地同志的實際生活困境與問題，尋找符合在地同志需求的同志運動之路。目前口述歷史資料蒐集的面向包括：老年同志、原住民青少年同志、基督教同志等，由各小組成員分頭進行，且希望將本團體理念推展至大學同志族群，集合學院學生一同努力。

5.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青少年同志小組：青少年同志（台中）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自2005年10月開始運作時，以舉辦性別議題講座、工作坊、影展、讀書會、領show營等活動為主，推廣性別平等理念、培力校園青少年成為性別社團領袖，並結合校園性別社團的資源做性別平等的教育推廣。

目前接觸到的青少年同志大多是高中生，他們訴苦著異性戀校園的壓迫。一位小gay說：「教官叫我們一起喊『考上國立大學，把到漂亮美眉』，一整個覺得渾身不對勁。」青少年一直處於尷尬階段，被期待獨立卻又被剝奪學習獨立，青少年同志更隱身在校園中，不知道要跟誰說暗戀對象、不知道遇到性傾向歧視時要找誰。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青少年同志小組自2007年成為邊緣的一員後，正重新思考工作方式，希望藉由田野工作，深入中部在地文化，看到更多校園外的、非中產階級的、在工作的青少年同志，了解青少年同志間更多元的面貌。